演山集

一四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五十九

雜記

宋　黄裳　撰

莽于君說遺於故言于古以則王乎管仲論卑而

白君之說務以終用强之術不能責難者也陳

閉邪說故孟子曰我充舜之道不敢陳于王

者有陳善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

傳焉臣未之聞也所謂陳邪吾君不能謂之賊齊宣王

仁者不可為衆所以能一天下不嗜殺人非仁之至然而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則能一之非必仁如文王天下莫不與也此仁者所以无敵于天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油然之雲以譬仁政之意沛然之雨以譬仁政之澤

父在觀其志故能有養父沒觀其行故能有述三年之中非喪事不言奚暇改父之道哉又況孝子更有不忍

之心乎

上下之分无禮則亂无和則離荀徒行禮以爲節制无可觀者必使天下之人有情以相愛有文以相節夾輔其禮而行然後先王之道美矣小大由禮不以和通之則離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流故亦不可行

无義之信其言一出而已不可復也无禮之恭上交則諂下交則瀆諂瀆之中恥辱存焉有因人者有爲人因者夷之因人者也徐辟爲人因者也因人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而況為人所因者乎信出于義則可復不足言之恭出于禮則遠恥辱不足言之為不失其親者之所因則亦可宗也不足言之

食无求飽其志在乎飽德居無求安其志在乎安仁敏于事而慎于言其志在乎篤行食不飽居不安人之所憂飽食逸居人之所樂臨事人之所難出言人之所易自以為是以人為非人之所蔽其志在乎飽德安仁則忘其所憂在乎篤行則忘其所難德行患有所失未敢

自以為是也就有道而正焉則忘其好已勝矣此其所以為好學歟食前方丈我得志弗為也方學之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及其得志也故能如是

貧而无諂善守貧者貧而樂則忘其貧矣富而无驕善守富者富而好禮則忘其富矣所好者不在乎物是故內有以制心而所欲不累乎德外有以節事而所行不害乎義貧而无怨難富而无驕易蓋夫貧而无怨則能樂耳如切如磋道學也則言貧而无諂富而无驕如琢

如磨自修也則言貧而樂富而好禮者患人之不已知則有累乎志行不患不知人則有害乎物已以天命處不已知而進乎德以人事處不知人而進乎智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北辰中而高故為衆星之所取正德政中而高故為天下之所取正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為政以德故有中以養乎不中有正以率乎不正孔子曰政者正也德不與焉則有徒法而已天下何所取哉書

曰德惟善政

詩之所自根于心本于性循理而發至于永歌舞蹈而後已烏有人偽與其間哉故詩之用動天地感鬼神夫天地之大鬼神之幽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思无邪則誠至矣其言有序其情有節樂者不淫哀者不傷真情誠意之所及也雖至變風之世其俗猶在及乎先王之澤已竭在人心者物或蔽之始有誣上行私與夫亂物而作者无邪之詩不復得矣

使民皥皥而不知為之者則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未之至也民无得而稱焉則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未之至也當是之時文王苟不散神之道以示天下則民何從而附之哉靈則王神之散者也鹿見之而不聚鳥見之而不舉魚見之而不逝庶民以力為臺為沼可謂勞矣反以為樂焉文王之德不亦靈乎樂其有麋鹿魚鱉民之樂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又烏有欲與之偕亡者哉

河内凶移其粟于河内以濟所無移其民于河東以耶所有移民通財先王之法然而先王與民務本然後移民通財之法施于仁政之不幸梁惠王不仁其政徒用先王之陳迹盡心之勤葢與墨突不黔無以異也百步而後止以譬鄰國之政五十步而後止以譬梁國之政梁王之心雖勤于鄰國而失所以用心則一也五十步雖不弱于百步而棄甲以走則一也

無為而無乎不為之謂道僖公君臣有道無乎不為以

至于無為者也言其无乎不為則曰在公明明言其無
為則曰在公飲酒在公明明不必戒之曰无已大康職
思其居在公飲酒不必勸之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此
其所以為有道歟惟其有道在已則能致禮樂以自修
醉言舞則言其有樂以盡其歡醉言歸則言其有禮以
節其肆在天則能和陰陽以為天下後世自今以始歲
其有則其利及天下君子有穀貽孫子則其燕及後世
無體之易三才孕乎其中久矣天道陽也無陽中之陰

以報氣教民反始用牲之實加以鬱鬯禮之近于人情者也故以報魄教民相愛

使民養生喪死无憾之始可謂知本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可謂知類富之然後教之可謂知序人之情其生莫不欲致其歡故先王于其生則有以養之其死莫不欲致其哀故先王于其死則有以送之生无以養死无以送雖有其身猶將棄之奚暇治其性哉先王知人事之大者在乎死生所以失人之情

者在乎死生之失其所故為之政焉使之養生有備送死有具穀與魚鱉不可勝食則其養生有備矣材木不可勝用則其送死有具矣然而材木不可勝用魚鱉不可勝食生之之道可得而聞乎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穀不可勝食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污池之魚易窮數罟難避以難避之罟不取易窮之魚則魚鱉不可勝用然而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此為民養生送死者之計也王者之仁

至于老者少者弱者得其所養而後至焉是故五畝之宅植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此為民養老者之計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此為民養少者弱者之計也葢夫五十非帛不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可以常衣帛矣七十非肉不飽雞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時則可以常食肉矣養生者有備送死者有具老者少者弱者不失其所養則驅而之善其民從之也輕矣故為之教焉庠序者王教之所自出則使之謹庠序之教孝弟者

王教之所自始則使之申孝弟之義孝弟而不好犯上以其有義存焉是故孝弟有義而後少者代弱壯者代老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梁王不知所務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徒能移粟以濟所無移民以即所有而望民之多于鄰國不亦迂乎

秦之守天下也以其所取故其失也猶能剛之物一折而斷焉

周之封建失之于後其失也無德漢之封建失之于初

德之中善者人德良者天德良在乎知則無事于慮良在乎能則無事乎學良在乎貴則趙孟不能賤之有所爭而後良出而為忠有所修而後良散而為善使人親我然後我得以恭待人此恭所以序温德之後奢則驕矣良德遂喪其孰為温與恭哉此儉所以序四德之後有是四德而物重焉四德遂喪是故聖人以温接人以良存心以儉讓處物儉而有讓則物輕無讓則物重益夫無讓之儉其失也吝而已儉而讓則其自奉者輕奉

人者厚四德由是不累于物此讓所以序四德之後然則夫子之求之也將以自用人之求之也將為人用為人用者无處已之良無輕物之讓以温恭為侫以儉為吝而已

以兵寄農以教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戰陣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容在鄉則相識于族在軍則相識于卒在田役則相識于茇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趣之戰也與其比閭之間田獵之時無以異也其

孰以為危事哉

天下之事无財不立天下之民無財不聚以禮防民以義制事无財不行周之設官三百六十以理財責羣吏其法尤嚴而不敢緩也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五逆之以式法辨之有類孰之有總小數之則乘大數之則會職內所叙職幣所振葢雖餘財而加肅焉

羣吏之治在事與物先王合其日計而為成合其旬計

而為要合其月計而為會治會者王治要者正治凡者
師治目者司治數者旅
萬有二千五百人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
卒旅師軍其為軍也責其足以包敵為師也責其足以
圍敵雖然先王豈敢率爾而責之哉猶為伍兩卒旅以
治之參偶以相糾聯徽幟以相識別旌旗以相指揮自
伍至旅所以治之之術未始廢也則其責師足以圍敵
責軍足以包敵不亦宜乎伍法為野人而設軍法為野

車而設卒法為虢名而設

貌言視聽思君以乂萬民者也雨暘燠寒風天以育萬物者也極備也過極无也不及皆失陰陽之中氣春宜多雨秋宜多暘夏宜多燠冬宜多寒四者之中無風不化其猶四端之有信四行之有土四事之有思也歟肅也乂也哲也謀也聖也五事之得也五者之時若之狂也僭也豫也急也蒙也五事之失也五者之常若之物固有無意而相感者而況五者之相若則烏知其弗之

應哉聖人還顧五事之至不其末至也則當以恭致肅以從致乂今既至矣則五者之来不以其叙是數也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演山集卷五十　　　宋　黄裳　撰

雜說

先王在上域民以禮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以仁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以義不以兵革之利雖有堅鋭固塞無所用矣為軍將者有養人之徳為師帥旅帥者有帥人之智為長司馬者有事人之志有死難之節雖有掎拚司詐無所用矣長人之仁帥人之智六術五權在乎拱

揖顧指之間人之所不能測者齊威之節制不可以遇
三代之仁義仁義之用非特在乎先王所以固國與威
天下而已有德之將有智之帥仁義不可以勝用焉
宵則人息之時也使之索綯冬則人休之時也使之乗
屋豳公非固勞之也以為不若是無以致其樂焉民無
違力地有餘利然後朋酒斯饗稱彼兕觥以盡其歡則
昔時勞之也所以為今日之計歟
國子之合無政則亂無教則愚其正之也移屏而已無

成均之法則人性失中其教之也記誦而已無道德之師則人心失性成均之法成人之性均其過與不及者也蔽于天而不知人非此所謂有道蔽于外而不知內非此所謂有德

政者國子之所稟則以中法治之故為之大司樂道者國子之所學則以中德致之故為之師氏保氏養國子以道則所謂有道者教之也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所謂有德者教之也

天下之民不敢擅有所之適者為夫節有期也天下之姦絶焉不敢擅有所齎掾者為夫傳有說也天下之盜絶焉

五言之出是則天下治故此八音安以樂民以五言而報上也有美有嘉焉五言之出非則天下忽故此八音怨以怒民以五言而報上也有箴有刺焉以五言之嘉美者而納乎上則上知所因矣以五言之箴刺者而納乎上則上知所革矣萬民之言以六律與之音八音之

氣以六律與之度是故内通乎性外通乎政君子聞之有所思焉以興聖人在之有所悟焉以改

十有二律生于十二氣十有二聲出于十二律陰陽之道天地之理夫婦之情父子之性聲律之中存焉况有先王之化上以和天時下以和人心迷五行之和氣播之于八音採萬民之和言奏之于六律則其所感之幽所作之微猶役于陰陽焉

先王之政在中國者詳于九州在九州者詳于四海夷

蠻戎狄人民財用六牲九穀之數知其利害而已故略于九州九州之政各有諸侯制節謹度同其貫利而已故略于中國

亂臣之肆無所不僭至于僭樂則盡之矣先王以樂象功以舞觀德季氏八佾舞于庭則將以功德自視于天子矣未至于斯極者所不忍季氏忍為之則其孰不可忍哉

有來雝雝者以其和故至止肅肅者以其敬故能得萬

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享皇考之祐則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享皇天之祐則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周之天子茍無穆穆之德則安能致是哉祭祀之始天子致助至有辟公之顯相祭祀之終皇考致祐至有皇天之繁祉事其先王之至者也宗廟之祭歌之以徹其以此歟三家特陪臣耳事及三廟堂上之徹庭中之舞輒用天子之制亂名喪實雍之作也又奚取于彼哉

天道高而尊造物者也惟造物者為能覆燾愚衆之罪

過而治之此冢宰所以為天官地道卑而親成物者也惟成物者為能司牧愚衆之善惡而教之此司徒所以為地官先王之治有政所以立禮有刑所以弼教政不為虐刑不為暴本乎一道而已葢自治官以道為本出為政刑豈有他哉輔予葢覆之所不及者耳後世之治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然後道之以政不以立禮齊之以刑不以弼教天下始有無恥之民然而王宅厥心不能有大宰亦烏用宅哉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大宰建其書佐王而治其近者也故以正典以正百官小宰涖其事貳王而治其遠者也故以正職以正萬民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朝廷之上鄉明之君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一人帥以正則百官孰敢不正百官帥以正則萬民孰敢不正

西面之卿其德足以佐王東面之孤其德足以祐聖三公北面而有答王之道王族故士虎士從王于路門之

右大僕大右從王于虎門之左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當如文王之世有仁以為常伯有能以為常任所守不戾乎法所負不愧乎位豈有他哉守正之王克其宅心而已文王宅心有道施于有政則自王廷之臣都邑諸侯之官典掌夷狄之吏莫非吉士克俊有德周公之作立政以告嗣天子王非敢廢也后德惟臣良臣惟聖百官既正還及于上此政之所以成聖乎

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八法以治官府官成以治萬民禮以治賓客而諸侯羣吏萬民還以治乎我者宰夫之所待則故其所逆之士而理之大宰之所待則揆其所逆之情而弊之

道之所案所以立體道之所寓所以致用立體于中致用在外故王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皇譬則道之用氈譬則道之體其體不可外也宿次之中所以有氈案焉道以柔為體則以剛為用道以質為體則以文為用

道以方為體則以圓為用道以圓為體則以銳為用氈之為物質而能柔所以象道之體皇之為物文而能應所以象道之用雖然文采節奏道之所寓以應物者烏可以為常哉物至而應事已而寂莊子曰仁義者道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此皇所以見于郕歟

先王之事天神以謂不稱其道不足以當其意不當其意不足以致其饗張氈案未足以況道之體設皇邸未足以明道之用則有大裘而冕以為祀天神之服四圭

有邸以為降天神之玉大裘以象天道大裘而冕以象天德秉邸圭以降之所以象其用植蒼璧以禮之所以象其體道以質為體則以文為用大裘衮冕所以況之道以圓為體則以鋭為用邸圭蒼璧所以況之

鼓之為物以和軍旅以節音樂以正田役以作士衆之氣者也車驟徒趨鼓與之進車發徒刺鼓與之戒車徒坐作鼓與之行止易車險徒先王所恃以却敵者也然而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在鼓而已

立政以為八柄以馭羣臣王之所㨗立德以為八統以馭萬民王之所聚臣之趨走民之從服疾徐進止在我而有節焉王之所御也故王固國以仁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以義不以兵革之利域民以禮不以封疆之界鼔天下之民由道之大者而歸焉王之務也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一時之教以待不虞而已豈足以語王哉故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師執鼙鼓而王之所執則路鼓而已

人鬼人道之大者故路鼓以鼓鬼享而王執之軍事國事之大者故鼖鼓以鼓軍事而諸侯執之諸侯有君之道故執事之大者謹度以事王故執事之大者而已

四鼓之用莫尊于路莫畢于鼛

進則患怯退則患紛故軍將執晉鼓以銳其進卒長執鐃止鼓以肅其退鼓退而止之訓習之終鼓作而通之鼓行而節之訓習之始惟其訓習之始不可不慎其亂故兩司馬執鐸所長者寡所聽者詳故也節鼓慮其過

差尤可慎者故惟五人而一節焉師帥之于一軍有不能進者自為二千五百人所主而已晉則聽將軍焉故執提鼓而已

車徒之衆驟趨馳走坐作發刺皆中其節諸侯軍將旅師之馭其衆也肅故鼚鼓以鼓軍事非王所務焉執于諸侯而已

治野之法有治其畛者有治其地者以下劑致甿之類治其畛也夫間有遂之類治其地也水能為田之利亦

能為田之害先王為之通其利防其害便于穀粟則妨
于車徒先王則使無妨于車徒有便于穀粟故萬夫之
地為之五溝以致水利為之五涂以防水害會歸于路
以達于畿則五涂下利于水上利于車徒矣路會十道
而歸之畿川受十澮而歸之海民之達于畿也其猶川
之赴海歟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于王者也時
聘衆見問問歸脤賀慶致禬六者王致愛于諸侯者也
諸侯以禮致其勤而王弗以仁致其愛則諸侯豈可以

虛拘哉

智力能不未嘗相同而亦未嘗不相為用天之理也先王明其相用而為之制焉府史胥徒在官而有力者也使之為正師司旅之用乃為八職以治之百工農婦在民而有力者也使之為王公士大夫之用乃為六職以治之

有質而無文則物之用廢有華而無實則物之體廢在天有時在物有理在人有德在世有事未聞偏立而獨

得者也雖然文華去道也遠且以闡吾之實然而實與質喪則其孰以為文華哉故凡繪畫之事後素功者以素為質以質為本不可忘也素之在天為秋之序在人為性之質萬物至秋動者還靜華者即實然後反一春夏則其文耳君子內視見素感物而出之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不言而喻人之文繡有不若者豈特繪事也哉

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巧笑美目之文

見于容貎之間無素而徒致其文則趨于亂而已有誠心之所樂然後有倩兮之笑有誠心之所向然後有盼兮之視是則素以為絢者也此莊姜所以賢乎

六色之次以其五行之相勝而相用五采之治以其五行之相生而相繼六色繢以為衣者也衣陽物也君之道也則繢以成象陽主造始以孳萬物故其六色之次以其相用五采繡以為裳者也裳陰物也臣之道也則繡以成形陰主順成以奉天道故其五采之序以其相

繼雜而章之工之巧也無素為之受焉其猶㢘甘以和
鄉未知其為味也
白質取其以義制人中德威也赤質取其以禮事上承
燕勞也休農息老物則君子不興功張皮侯而棲鵠則
春以功猛而害物者虎豹也毅而害物者熊也遠舉而
難中者鵠也先王當其役物使農興事造業之時為物
去害及遠中㣲然後以為功焉故張皮侯而棲鵠則春
以功服猛去害所制者廣興事造業所建者備然後博

施文德懷柔遠人是故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春以功
矣吾將息之遠國屬矣吾將燕之燕之恩也息之仁也
不可廢威與義以制服害物者故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士大夫以事
兼技以義兼技卿以德兼義王公以道兼德人之學當
學其大者故雖百工之衆一士可以治之
以富邦國以生百物事職之務也商旅通四方之珍異
富之者也農夫飭力以長地財生之者也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士大夫勞心而治之者也百工商旅農婦勞力而養之者也一曰農五曰百工六曰商賈七曰嬪婦九職之序也六職則先百工而商旅次之農夫次之婦功次之六職為夫百工之事而設者也商旅農務特為之用而已商旅通四方之珍異以資百工者也農婦長地財治絲枲以養百工者也

演山集卷五十

演山集卷五十一

宋　黄裳　撰

雜說

天以六時成日而寅為一日之朝者也天以四時成歲而春為一歲之朝者也此春見所以明朝以言天時則秋之所成冬之所藏有望乎東作之春以言人事則勞于晝休于夜有望乎夙興之寅此春朝所以圖事以陳謨而有夏宗以協慮而有秋覲若夫春朝諸侯而圖天

下之事非特圖事而已特以圖事為主

萬物興于朝憩于暮則非相見之時也其見上也邂逅

而已萬物散行于春以生同歸于冬以存則冬非圖事

之時也協慮而已圖事則其協慮之致用歟

天下之事其来也無窮其變也無常其出也不測必有

事焉而後擅有獨見之明徐而應之亦已晚矣先王以

謂人之心備有萬物物之體備有萬事然則天下之事

非難圖也資諸人心而已人無二心事無二理心德或

離則不足以致一心德或散則不足以應萬
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于道德意志慮道
之使知度量法則諭之使同好惡巳壹于心用捨巳壹
于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收衆見以為王明合衆
善以為王道以四海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蓋如此耳
邦之本在民民之本在耕耕之本在力田野功利益非
游惰所能致者故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而野刑上功
糾力為之先焉先王欲使其民相保以信相愛以智相

救以義相賙以仁相賔以禮欲其無流轉也使之相聯欲其無詐欺也使之相糾刑罰相及慶賞相共然後耕者有功學者有德是故先王近為之六鄉遠為之六遂鄉非不耕也以教為主故其甿謂之民其所稽則行藝而已刑之所糾者孝遂非不教也以耕為主故其民謂之甿其所稽則功事而已刑之所糾者力

養生之理人之智皆足以及之患在志輕而物重及物臨之則其智昏矣故為己之謀不若處亂之得其所

忿者氣戾而不平滀者氣鬱而不通上而不下則忿氣勝故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滀氣勝故使人善忘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而滀忿之氣當之則為病矣蓋夫忿之氣不用之于怒滀之氣不用之于忘不怒不忘則為病而已威公誤治于所見遂為忿滀之氣養生之道當先治心虛則能照一則能辨靜則能覺故雖疑互之間感忽之際有物陳乎其前不能致其患威公以見鬼為不祥而病以殆乎伯為祥而病去是公之傷不見鬼也而

在公以得喪累其心焉故忿滀之邪氣得以當其舍而病之且夫生死終始達生者將為寒暑晝夜之序而況禍福得喪之所介乎其心正其氣平雖感忽萬態不能蹈其舍

養生之志則踦于物而侔于天故物不能為之對其右師之介歟神王氣盛皆非養生之所尚養生至矣神凝而氣使

從水之道而不以為私忘水之淵而不以為險善游者

也不務生之所無以為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善養其生者也陵實物也譬則事也水虛物也譬則性也方其習之時必攄事實以進焉及其習成矣然後適理之虛以會道聖人生而知之則猶生于水而安于水賢人學而知之則猶長于水蓋非生而知之即之于水則溺而已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故者以利為本故者人之道也性者天之道也孟子之時天下以故言性則誤矣然而故之在人可以成命亦可以滅命可以滅命

者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是也可以成命者所謂始乎故是也葢夫故以利為本則安矣以至乎成命以害為本則殆矣以至乎滅命然而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則故之于學者其可廢乎以利為本而已

萬物各具一天惟人所之焉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為鐻開天之天者也猶掇之也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氣之凝神之天而至者也不敢懐非譽巧拙猶

痀僂者不以萬物易蜩之翼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猶痀僂者之處身執臂外重則內拙其巧專而外滑消則內重矣

東野稷所謂爲則敗之者也務生之所無以爲務知之所無奈何其猶稷歟加性所無廢性所有益理以能虧理以僞皆非養生之所取

以心稽則鑿矣爲其鑿則心不一而物得以桎之工倕旋而蓋措規矩與物化不以心稽其順與理相適其妙

與神相遇
不能忘足則以履為足之累此履之不適也不能忘腰
則以帶為腰之累此帶之不適也不能忘是與非則以
是非為心之累此心之不適也不能勝物故內變不能
應物故外從事能定則不內變物來而應則不外從事
此會之適也處會要之地以應方來之變茍或動心則
先時而起後時而縮矣強則忽然弱則齷齪其能有適
乎四者適矣然而知其為適則有不適之患焉四者復

不適矣必亡四者之適然後未嘗不適焉忘適之適也
不適有累適亦有累不適與適兩忘而意消然後其心
虛其性明生理于是乎盡矣
孫休之言不知命者之事也扁子之告孫休至于命者
之事也達命之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至人之德非休
之所及知而扁子遂告之則所無奈何者休將務知之
矣開人之天而驚惑入其舍不亦殆乎莊子之教天下
或言至人之攝生或言養生而後至入水不窒蹈火不

熱則言其攝生者也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則言其由學而後致也養生之道惟患内輕與夫知之過其分内輕則心與物化之知過其分則以知廢理休不以遇擯逐而怨則外重矣而扁子復以休之所不及知者而告之非特開人之天而驚惑入其舍則養生所主喪矣是以莊子之喻養生或言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為鐻未嘗不自學習以致精妙是待歘啟之民爾潛行不窒入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攝生之至

人豈可為中下之流道哉以巳養養鳥蓋雖深林之間江湖之上不得寄其生焉而况大牢之饗九韶之樂哉為孫休計則姑使之重其内而巳
以冬見為遇則春見乃其見之專也以春見為朝則冬見乃其見之暮也朝而見之也專暮而見之也勤專而見之也恭遇而見之也悅人之情也夫以朝暮繼見邂逅相遇比大賔之禮大客之儀所以覲諸侯歟
乾之位萬物之大始坎之位萬物之資始艮之位萬物

之成始為萬物資始者乾元也為萬物大始者乾道也
天者形也元者氣也以氣統形然後形生而氣存氣有
陰陽陽中之陰下應陽之上達者而為雲陰中之陽上
薄陰之下固者而為雨品物流形葢得陰陽之和雲雨
之澤以化者也有生斯有形有形斯有終有終斯有始
物之終始葢方流形之際其理已著矣豈俟斂入而後
悟哉六位之設三陽以元成位于春三陽以亨成位于
夏弗先時而作弗後時而動因時乘理而進者也六位

以定分六龍以適變形氣之類弗革則窮弗因則絕隆
者殺壯者老此理之必然者始卒若環新故相代然後
變化之道至焉是故乾元之御天也或乘見龍御之以
行或乘躍龍御之以進或乘飛龍御之以升或乘潛龍
御之以止其為蒼天也則功見乎其色其為昊天也則
人見乎其情其為旻天也降而與物接其為上天也升
而與物辨豈特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如是而已邪以一
氣統天則天有化道以六龍御天則天有變道各正萬

物之性有善而無惡各正萬物之命有常而無幸無不善則無暴無不幸則無怨是故太和將殆乾道能保之太和將乖乾道能合之是故性有利為之用情有正為之體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葢由利正之中在人也有仁足以長人在天也有元足以長物天乾道之正性命也萬物之所同君子以其所同者而長之則其安萬國也安其心焉非安其外而已

先王之治天下踈者内輔親者外輔价人維藩大師維

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内輔者也宗子維城外輔者也内外一心犬牙相制懐德維寧在其中焉是故价人𩔗為之藩大師𩔗為之垣大邦𩔗為之屏大宗𩔗為之翰宗子𩔗為之城

有天下者不患無大師而無价人可患也天之予奪視民民之去就視乎善人者也不患無大邦而無大宗可患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也城之高也池之深也兵革之利也米粟之多也所謂地利价人維藩大師維

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宗子維城所謂人利有人利然後地利為之用焉有先王之德然後人利為之用焉三從二逆作内吉作外吉二從三逆作内吉作外凶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乃心卿士庶人與筮之數或可逆者至于龜則有從而已葢卜用五占用二五以天道言之二以人事言之先王有作順天循理而已烏可違哉况象者又其數之微歟

樂之實本于性根于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于

外物也外物為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柷敔有物觸
其中則鳴非柷求鳴于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
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聲相應而變生
焉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變成方謂之音此言
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
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孟子曰樂之實樂斯
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情有節其言

有序樂夫仁義之性而已咏歌亦可謂之樂也然而樂之末至也及其手舞足蹈而後至矣葢未至于舞蹈不足以為樂樂生于夷曠故其聲嘽以緩喜生于愜適故其聲發以散哀則抑故噍以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聲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其聲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于中而形于心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靜矣無六者之動言性則合矣無六者之別物能動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物之所以感

人者先王能為之慎焉聲之所出則有樂以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禮以道之其行喪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姦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禮樂以治其内刑政以治其外其名四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實一也

倫理之于人同有于性同生于心然而無樂為之和同則至于乖絕無樂為之感通則至于堙塞君臣上下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聽之莫不和親則不至乎乖絕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則不至

乎堙塞

演山集卷五十一

演山集卷五十二

宋 黄裳 撰

雜說

怨有以責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責之思其治者而已下泉之詩是也怨有以親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親之哀其亡者而已黍離之詩是也政有得失則于物有善惡物有善惡則于情有喜怒情有喜怒則于聲有美刺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其君不驕則其宫不亂則其音

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禽獸有聞而無知有情而無文故不知音衆庶有知而無德有文而無實故不知樂

聲變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樂政者樂之安樂怨怒中淫恭慢之所自作故審樂以知政樂與禮同出乎仁義之實禮之實節文仁義之成

樂則樂其成而已然而樂之和已有節文在中焉子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以其樂為主不得謂之禮耳故曰知樂則幾于禮心徹而為智智徹而為德偏得樂則和而有所流偏得禮則中而有所倚非所謂有德

極音致味以物為音為味也朱絃之有遺音玄酒之有遺味以德為音為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内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絃之濁疏

越之遲三嘆之希元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羹之淡足以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禮樂也務使人以禮而後動以節而後作

天命之謂性人為之謂習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所謂習非所謂性

性之中含孕萬物之理率而一之不散其樸則其體無乎不在不流其真則其用無乎不善道者無乎不在無乎不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所謂率性之謂

道則成之者性之謂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則繼之者善之謂也

道者天也合而言之也故率性之謂道教者仁也散而言之也故修道之謂教率性而為己修道以為天下不為天下後世計則道無事乎修矣

道之無不在也雖稊稗瓦甓之間無不在也道之不可須臾離也雖躇步跐蹈之間不可離也惟其無不在故不可須臾離

隱微之中有無不在道隱而見微而顯有必然之理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能慎其獨然後為己則能率性為天下則能修道天下之道由中而生者也禮曰至德為道本道不在小亦不在大道不在高亦不在下惟過與不及然後道喪

以五禮制中以六樂致和然後能贊天地之化育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君子成位乎中焉不和則不相交不中則不相合

君子之道其微也在所不覩在所不聞其顯也在乎天地位萬物育茍非知道之無不在知我之不可須臾離安能至于此極哉

君子有時中則有時不中矣此其所以為中庸更而不可拘續而不可窮其縱不流其守不固流者執庸而不及中者也固者執中而不及庸者也執庸者害道之常此為庸者之無忌憚也執中者害道之變此為中者之無忌憚也楊墨失中子莫失庸

過者太高而不及者太下非時中者固三者皆非所窮

未能至道能中則無過不及能庸則無固此其所以為至德歟

中者人道之至神者天道之至

智者過之故夫婦之愚不可以與知此所謂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故夫婦之不肖不可以能行此所謂不肖者不及也

智者行之然後愚者得以知焉賢者明之然後不肖者

得以行焉

莫之知避者不知罟擭之為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中庸之為善也不知其為善則不知其為害故不知避與不知守皆非有智者

舜行道者故曰其大智也歟回明道者故曰回之為人也

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祿能廉而已蹈白及能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傷廉不

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爵禄也可辭在乎中庸也不可辭而勿辭之斯能廉矣在乎白及也可蹈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能勇矣

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則子民之仁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之強而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衽金革死而不厭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強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

百姓日用其道故曰費日用其道而不知故曰隱費則顯諸仁故曰匹夫匹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隱則藏諸用故曰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知者以其神其德有所不能者以其神其行孝弟之始行乎父兄之間則匹夫匹婦其孰不知哉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則雖聖人有不知者而況匹夫匹婦乎

天地不爲人沴怨而廢寒暑君子不爲不能者而卑其道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故語君子之大者其混成體一妙用體變而不見其迹故天下莫能載此其極高明者語君子之小者則置法以民制行不以已而不戾其情故天下莫能破此其道中庸者天下之人同有一性而人之性同有一道君子之教則修是道而已攺而不止則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言其不遠人也欲離之而不可得也言其不盡人也欲即之而不可得也

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故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則已先盡子之道而已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則已先盡弟之道而已
庸德言行以德行之為貴庸言言謹以言謹之為貴能
謹則不易其言矣心有所造然後發為言行言顧行行
顧言
富貴貧賤在外者也吾無所加損焉非在我者也以其不
願乎其在外者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無入而不自得焉不陵下以其富貴不能淫不援上以其貧賤不能移二者出于不顧乎其外

上不怨天處已有命下不尤人處已有義莫非命也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幸道其常則以為善而後得福故居易以俟之道其幸則以為不善而未必得禍故行險以要之幸亦命也君子不以為命而謂之幸

妻子兄弟室家父母君子達此以治天下者也達之天下所謂譬如行遠其道本諸身而已所謂自邇父母其順天

下順之

視之弗見無形也聽之弗聞無聲也凡麗乎聲形之間
者有新則有故無故而日新者其鬼神之德歟易曰日
新之謂盛德惟聖人為能體道鬼神數能行之體物而
已體物而不可遺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文王聖父也述之可也武王所以為達孝瞽叟頑父也
諧之而後可也舜所以為大孝

舜傳之賢而曰子孫保之者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天下為公傳之賢也猶其傳之子
尊為天子必得其位也德為聖人必得其名也子孫保
之必得其壽也富有四海之内必得其禄也大德材也
禄位名壽因其材而篤賢者也
舜言德為聖人而武王不言者其避文王歟此亦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及文王之意然而公之為盛也
不足以言德
樂由中出不可以為偽樂得其道而正樂興焉樂之由

中出者也樂得其欲而淫樂興焉樂之由偽作者也均
是樂也而樂有內外在外之樂無常其欲無已無常之
樂不赴無已之欲則憂至焉物累其心又累其樂之去
則惑而已矣
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
人之欲
成性存存非幻不滅道義之門闔則義入而歸道闢則
道出而行義

川谷異制民生異俗遲速異齊飲食異和衣服異宜器械異制先王將使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此非所同者使之同歸于善而已四方之政事上下之志四方之傳道嘗患其法不相通其情不相知其善不相聞自非以意致德以神會道之人居則麗乎方動則麗乎形雖欲相感以情相聞以善不可得也然而先王將務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不亦難乎置官設屬使取四方之善訓而同之葢無難者合方氏通其財物以合其事除

其怨惡同其好善以合其情此齊其政而已欲其從之也輕則必有訓而後喻焉訓方氏道四方之事以訓其事道上下之志以訓其情雖然予道而已欲得四方道而訓之則其傳道烏可廢哉四方之傳道益見于文辭予取而誦焉正歲萬物更新之時訓方氏則布而訓四方正其始也新物使人志淫而好僻有戾于訓焉訓方氏務若其情而訓之使人好惡之情好善而惡惡則亦觀新物而已

四肢之于安佚人之情也樂狥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禮勿動而使非僻之心輙乗安佚以蹈其舍則無所不至矣而况王乎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視有旒聽有纊言有紀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為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顧其體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後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羽君明事物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師田封建之時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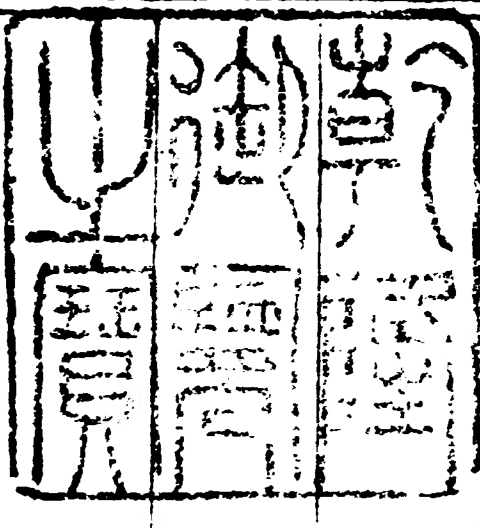
五路則其步趨之節責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由吾于堂中顧車之趨而聞采齊之聲則由吾于門外王之言動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御與有力哉

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欽不盡物無以致愛致齋于內散齋于外齋之日有所思祭之日有所見此盡志也內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菹陸産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也昆蟲之實

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此盡物也外心也
惟聖罔念作狂則為僭為豫為急為蒙惟狂克念作聖
則惟謀惟哲惟乂惟肅此狂與聖所以序八者之間歟
伯夷叔齊避地者也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也虞仲夷逸
辟言者也辟世之士其朱張歟言行不見于天下孔子
不得而論之序在六民之中非夷也非虞也非惠也晨
門荷蕢丈人接輿長沮桀溺之徒一方之見皆以孔子
有求于世而非之者孔子所以論列四辟之士而見其

志焉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往来不窮謂之通通萬物之理也推而行之謂之通四序之運也往不窮于幽来不窮于明則亦推而行之而已



演山集卷五十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